柳叶湖

本文学副刊由常德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独家冠名

桂花

（组诗）

□黄平

桂花开了。空气中
刹那间，拥挤着许多细小的翅膀

风起时
绿叶哗哗地惊叫着

这些透明的，隐形的小翅膀
驮着阳光和月色
偷运一吨吨馥芳，昼夜赶路

它们要在寒风到临之前
抵达
秋天的嗅觉

落叶

我看见落叶缤纷，像钢琴口中
吐出的金色音符。也看见
大风簌簌，翻动一地五彩斑斓的诗笺
——这寄宿的繁华

我还看见，失去叶子的树梢，举着
无数枝孤独，寂寞
伸向蓝天，摇动薄薄的阳光，白云

一场盛大的落叶，只是涌动的时光
由绿到黄的颜色迁移

只是季节暂时落下的帷幕，抑或
短暂的休憩

秋收之后

桂花飘落。雁鸣
叫了几声天空，一直朝南飞

在田野，我很轻易地
就能触摸到一些苍凉的词语

看见父亲，正穿过阳光
穿过一大片
枯黄的稻茬田

霜落之前，他要将
剩下的秋天还给秋天

蟋蟀

就像一架黑色的微型钢琴，潜伏在
墙角处
一小片温柔的月光，或许就能让它插上电源
奏响舒缓的小夜曲
而月光
一直没有照亮它

黑暗中的深秋，比白霜真实
比失去歌喉，更让人寂寥

清冷的秋夜，如果
非得敲响黑白琴键，放牧
内心深处，豢养的音符

就会听见
大地之上，铺天盖地的黄叶
簌簌飘落
仿佛纷至沓来的跫音，杂乱地
穿行季节

本版投稿邮箱：2422234501@qq.com

大美汉寿

□童梓

趁着双休日，我们一家五口人从星城出发，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准备回老家汉寿度周末。当车行驶进汉寿竹海国家森林公园时，像是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微风吹拂着竹林，沙沙作响，枝叶此起彼伏，大自然的生命之绿色，顿时让我们心旷神怡、神清气爽！我们不断地吸吮着新鲜空气，想化为一只小鸟，逍遥自在地徜徉在这竹海之中。挺拔的红豆杉伸展着翠绿的叶子，感受着这片土地的深情。

此时，一棵双干相抱的“姻缘树”映于眼前，周围舒适宽敞，我们将车安放此处，拿着水瓶准备爬山攀峰。当我们攀登在白云缭绕的“云峰山”时，满眸青翠百花妍，撞响钟声天宝庵。传说贵妃藏此处，玉环安得道经喧。我们从天宝庵出来徒步茶马古道，驿站依稀，烽火台残垣，在一棵“千年古枫”前，我们一家五口环手合围，却相差甚远，难以合拢。感叹时间对于万物生长所带来的神奇与奥秘。转拐千余米，又见王虎庙，凤嘴麟角的古庙，风铃叮当。

攀至峰巅，俯首山腰，云海翻腾，翠绿的植被若影若现，如万马追踪。似乎远离尘嚣，一切都是那么的虚无飘缈。我们游兴七个景点，沿途返回。中午饱食“云峰山”农家乐，晚上再品“土味菜”。腊肉炖竹笋、茶油红枣煲土鸡、红薯江饼别有一番味蕾之甘爽，还有山药炖猪排等等，这些绿色环保、荤素搭配的农家菜一应俱全。饭后，我们回到县城自己家中，由于一天的奔波，在沐浴后便早早入睡了。

次日，用过早餐后，我们又从南星路出发，来到湖南省九大旅游度假区之一的清水湖旅游度假区，这里有中南五省最大的野生动物园——湖南省汉寿野生动物世界，羊驼、孔雀、斑马，还有鸳鸯、黑天鹅等，水陆空处，各得其乐。过后，我们转北沧浪河，来到沧港镇。

沧浪河的“沧浪夜渔”是汉寿县的古八景之一。屈原曾经在这里与渔夫对话：“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在诗中写到的江潭平就在沧港镇的北美村。沧港镇的沧浪河有“濯缨桥”，屈原曾坐在濯缨桥上吟诵：“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里是“沧浪文化”的发源地。

我虽然生长在汉寿，但对建设发展中的汉寿还不甚了解。近几年，汉寿的发展如快车疾驰，县城变化异常，突飞猛进，有目共睹，众所周知。我的家乡值得一看，每到一处，都格外新鲜。游兴难尽啊，我们继续驱车前往西洞庭湖湿地，玩水踏浪，看千帆竞渡，听万羽争鸣，鱼翔浅底，遨游欢歌。这里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大自然世界。

来到西洞庭湖湿地，你若踏着万丈霞光，或乘着悠悠晚风，沿着堤岸，穿过谈笑风生的人群，和着湖乡的曲调，踱步在这草色青青、碧水悠悠的西洞庭湖，你一定会被这独特的湿地风光所吸引。

湿地风光五彩缤纷，四季分明，情系十里烟波翠柳，片片芳草地，令人流连忘返、心旷神怡。

每当艾草更青、芭蕉更绿、荷叶更碧、芦荻更茂、古道芳草更深时，你若乘一叶扁舟来到湿地的绿色滩头，躺卧在萋萋芳草间，仰望蓝天，看瞬息万变的云彩，看水鸟忽儿展翅高飞，忽儿扑向水面欢歌；看河面白帆点点，渔舟悠悠；看无数只白羊黑羊如花似朵地点缀在绿草间；看耕牛迈着稳健的步子，以沉思的眼神，与羊群交流着幸福的喜悦；看渔家的孩子，在草丛中追蝶戏玩；听清风踏着“离骚”的韵律，在金光闪烁的浪尖上歌咏着民族的诗魂；听洞庭渔歌在万顷碧波缭绕回荡。

插画/崔建湘

你一定会感到，生命的笑靥，在这草木似锦的湿地绽放。那水草的清香，染绿了你漂泊的灵魂，那浓郁的湿地自然风光，悠长着你的深思：湿地的芳草啊，生命的底色，无边无际，无序无章，亮丽着我们人生的征程。

湿地的风光，有着对爱恒美的追求，也有着日月的沧桑。情系着一方水土人情，浓郁着一方历史的深情。当碧空如洗，河风悠悠，莲藕溢香之时，你若踏上“翠带长堤”，载一叶扁舟，乘着“洞庭烟云”，踏着“安乐碧波”，摇进“杨幺水寨”，在“候鸟天堂”，藉“墨池荷花”的墨迹、“水斩龙腰”的灵气，在“龙池垂钓”，浅吟歌赋。然后，拾级“方嘴龟山”，登上“观鸟楼台”，极目而望，看龙舟竞技，听激昂的鼓声，听助威的呐喊……

在这飘逸着屈原、李白、刘禹锡等文人墨汁芬芳的湖面，在这洒着关羽、杨幺、詹乐平、帅孟奇、许之桢等英烈忧国忧民思乡泪的湖面，在这豪情激荡的西洞庭湖湿地。你一定会感到：生命的价值，在历史的迭进中熠熠生辉，在日月的轮回中奔放着豪迈的正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奋力前行！

湿地风光，情系千千万万善良、纯朴、劳动者的心。当霞光洒满河面的时候，你若撑一叶小舟，摇进水草肥美的湖畔港湾，你会看到无数金粼粼的波浪推动着数只小船；你会看到每一顶斗笠下，是一张张饱受风霜的笑脸。随着他们飞扬的笑声，你会看到芦花如柳絮的落英，纷纷扬扬，漫天飘舞，传播着收获的喜悦。此时，在太阳的柔光里，你若将小舟停在静谧的港湾，跃上堤岸，沿着一条新踩出来的小路，走向芦荡深处，你又会看到，大片大片被收割了的芦柴，捆扎精致，堆放得像一栋栋温暖的房子，其间有候鸟婉转啼鸣，炊烟袅袅，不远处的河床上，还有一群群男女围在一起，升腾着一团团红红的火焰，一边烧烤着鱼虾、玉米、糍粑，一边唱着：

妈妈是神，我是泥。
妈妈用心血创造了我，
我用心血创造着财富……

在这无比欢快的氛围中，在这令人沉醉的气息中，在这歌声、鸟声、欢呼声交织成一曲曲心灵畅想曲的河面，在这湿地的风光里，你不觉得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在你的耳边絮语吗?!

美丽的汉寿，这份爱是属于我们的！这份幸福是属于我们的！

煤油灯记忆

□彭振林

插画/崔建湘

儿时的记忆里，油灯也叫煤油灯，因为那个年代点灯用的是煤油。油灯其实是一个统称，主要分为罩子灯和马灯，还有后来的汽灯。

那时，我们是一个10口人的大家庭，父母和奶奶，还有我们兄弟姐妹7个，人多劳力少，经济拮据。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根本就买不起那种葫芦腰身带玻璃灯罩的油灯，也就是罩子灯。我们家用的油灯是父亲用墨水瓶自制的。父亲将空墨水瓶拧下瓶盖，找块小铁皮钻个圆洞后替换瓶盖，然后用棉线捻成一根长度适中的灯芯穿过圆洞，上端露出少许，下端留上较长的一段吸油用，再倒上煤油，一个小油灯就做成了。不过，油灯在点着前，灯芯要用煤油浸湿，便于吸油，就像抽水机抽水时事先要灌引水一样。油灯点燃后，灯芯跳出扁长的火苗，发出吮吸煤油时“滋滋”的声响，还有淡淡的煤油味。

母亲是个很节俭的人，傍晚只要还能看清人脸时，都不许点灯。只有等到天黑得快什么都看不到时，才舍得点起那盏昏黄的油灯。

每天吃过晚饭，母亲都会在油灯下纳鞋底做针线活，父亲也同样就着亮光搓麻绳或打草要子。一枚细小的银针捏在母亲的手里，拖着长长的线，在穿过鞋底时发出一声声嗤啦声。昏黄的油灯下，我常会看见母亲把针尖轻轻地插进鬓边的浓发里来回摩擦两下，据说头发上有油，这样摩擦后做起针线活更轻松些。时不时母亲和父亲会直起腰，谈论一下队里的农活和田里的庄稼。

我上学后，每天都和父母共用一盏油灯，在油灯下看书写作业。每当油灯火焰变小时，母亲便会用针挑挑灯芯捻子，光线就能变亮许多。每挑一次捻子，便冒出一股黑烟。煤油的油烟较大，由于没有灯罩，在灯下看书久了，鼻孔里就会吸进一层薄薄的黑烟尘。不仅如此，还有一次我由于靠近了点，一阵微风吹来，结果被油灯燎了眼睫毛，还散发出一股煳味。我担心自己会没有了眉毛，心里很难受。“放心，眉毛会很快长出来的。”母亲安慰道，然后催我早点收拾书本后去睡觉。

那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里自制的油灯，都是一用好几年，弄得乌漆麻黑的，像古董一样。

后来，我们家生活相对有些宽裕时，便将自制的油灯换成了从供销社买来的罩子灯。

罩子灯是玻璃底座，底座上葫芦形肚子里装煤油，肚子往上的颈口处有一个小铜嘴，从里面伸出一条灯芯，有三个爪子卡住玻璃灯罩。罩子灯灯芯燃烧的火光通过玻璃灯罩透射出来，变得柔和而亮堂，比自制的煤油灯亮多了。罩子灯还有一个优点是防风，因为有晶莹剔透的玻璃罩挡着，即便屋里有点风，灯光也不会飘忽晃动。自从用上罩子灯后，每当我在灯下读书写作业时，光亮好多了，也不担心再燎了眉毛。

不过，使用罩子灯，每隔三五天就要擦一回灯罩子，而且要小心翼翼地擦，把玻璃罩擦得干净透明，这样在使用时灯光才能通过干净的玻璃罩把屋子里照得通体明亮。

而作为油灯中的马灯，在那个年代也用得十分广泛。马灯也是以煤油为燃料，灯头像微微张开的蛤蟆嘴，灯芯如蛤蟆伸出的舌头。“蛤蟆嘴”一侧有个旋钮，可把灯芯火苗上下伸缩，旋钮右转火苗就伸高变亮了；旋钮左转火苗就缩小变暗了。马灯也可以看作罩子灯的一种，同样有晶莹剔透的玻璃罩，而且比罩子灯更遮风，而且挡雨。

马灯还有另一个优点就是有金属提梁，可悬挂在屋檐高处，灯光把整个院子都照得亮堂，干活就方便多了。但它更多是便于手拎，或悬挂马（牛）车架上。那时，乡下没有电，手电筒也没有，夜间赶路或忙活的人都是靠着马灯，不怕风吹，不怕雨淋。当然，马灯也同样要每隔三五天将玻璃罩擦亮一回，保持使用时的光亮。

那年回老家帮父母清理杂物时，忽然翻找出我们家那盏老式马灯。凝望着这盏浸透了故乡的雨露风霜而锈迹斑驳，依然风度不减的马灯，不知怎的，我的心里一下子感到好温暖好亲切！

那时还有一种油灯叫汽灯，在外形上和马灯有些相似。不过汽灯装上煤油以后，需要向底座的油壶里打气，使煤油能从油壶上方的灯嘴处喷出而发出“咝咝”的声音。汽灯由于是汽化燃烧，照射出来的灯光是雪白的，像电影中发射的照明弹一样，把周围十几米的范围都照得通明。因为汽灯储气量有限，所以坚持不了多久就要给它再打“气”。所以，那时只有生产队晚上开大会或搭台唱戏时才用汽灯。

在油灯的那个年代，我们常常围着灯下缝补衣服的母亲，缠着听她讲故事。母亲是一边给我们讲故事，一边忙着手头的针线，从来没有放过手脚片刻的歇息。母亲的故事喂饱了我们饥饿的童年，给了我们无尽的乐趣，让我萌生出无限遐思和充满了憧憬。就像煤油灯一样，给每一个黑夜都能带来一片光亮。

就这样，油灯一直陪伴着我长高长大，直到电灯走进了我们的家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电工师傅到我们村子拉电线，每家每户安装了三个电灯泡。我们家一个装在堂屋，一个在厨房，因为我上学读书要做作业，所以还有一个装在了我的卧室。来电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从未见过的电灯，兴奋得不能入睡。不过，那时是柴油机带个发电机发电，每天供电到晚上10点钟就停了，有时还停电。每当这时，油灯便再次派上了用场，不过它的光亮与电灯比起来，就让人感到很不习惯了。

后来，家乡建了电站，电量足了，也不存在停电了，油灯便开始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直至销声匿迹。

现在，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家家户户照明用的灯泡，不仅仅是那种普通灯泡，还有节能灯泡，客厅里装有华丽的吊灯，书房里有款式新颖的写字台灯，卧室里有色彩淡红的彩灯，浴室里有暖和身子的浴霸灯，各种各样的照明工具已令人眼花缭乱，也预示着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明亮。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柳叶大道 广告经营许可证：4150001070046 常德常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融媒体中心：7714837 广告中心：7717503 全国新闻记者管理及记者证核验网网址：press.gapp.gov.cn 定价：398元/年